

# 建築景觀圖集—英國

攝影·作者 / 石金城



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 建築景觀圖集—英國

攝影·作者／石金城

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

建築景觀圖集——英國

---

## 建築景觀圖集——英國

定價 / 800元

發行人 / 蕭振士

作者 / 石金城

攝影 / 石金城

編輯 / 吳秋蘭

版面設計 / 廖延章

出版 / 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397號

電話 / 7234418 · 7294055

傳真 / 7224421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155號

劃撥 / 1239325 - 6 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

## 目 錄

4 / 出版序

5 / 作者簡介

7 / 一位拍攝者的聯想

11 / 一位外行人的感想

13 / 因為……

15 / 關於英國的「造園、環境景觀」一些所見

19 / 躍動的音符

177 / 片片拾錦

---

# 出版序

投入建築圖書的出版，一直是本社創立的小理想！這一本《建築景觀圖集——英國》的出版，我們試着溶入拍攝者的感情！一幢建築物，當它以圖片呈現在讀者眼前時，包含了設計者的創作情思，也溶入了拍攝者的好惡。建築物本身也應包含理性與感性，才能表現它的生命力。

本書作者石金城先生，遊歷各國，在英國留下了豐盛的足跡，並將成果與建築的同好們分享。更將他的情感，藉着圖片盡情地渲洩！但願讀者在瀏覽本書之時，也能以豐富情感，與拍攝者同步！

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

# 石金城

四十七年次，台灣宜蘭

省立瑞芳高工補校畢

日本大學農學部生活環境科肄（短期大學）

英國溫布頓遊學七個月

經歷：

老王造園公司

德和造園公司

自營：

老石造園公司

著有：

庭園與環境水景篇

庭園與環境植栽配置篇

庭園素描精選①

建築景觀圖集——英國





# 一位拍攝者的聯想

俗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由於先天資質所限，以致我只能選擇「行萬里路」做爲我求知的一個方式。隨身攜帶着照相設備，將值得回味之任何事物烙印在底片上，以便細細品嚐又時常可回味，最後去發掘「爲什麼」？

由於造園等綠化設施，時常和建築物體如同形影相隨般地結合在一起。又，當我拍攝庭園資料時，也將其它小元素，諸如：兒童遊樂設施、桌椅、雕塑等納入主題之內，然而，當我在瀏覽這些沖洗後的資料時，偶爾會出現一些優美的建築物體。心想着——這些難道不是更大些的雕塑品嗎？以致再次出門「打獵」時，就本着「一兼二顧」的原則，將建築藝術列爲「獵物」之一項目。因而經常留連，徘徊於一些造型優美的建築體周遭，輕嘆着——人類智慧之精細，不但用各種不同材質、巧妙地相互結合，同時將各種不同功能的空間也一併考慮設計出，最後，一個完整，被統合而類似雕塑物的立體空間產生了。尤其佇立於一些形體龐大，功能複雜的摩登大廈前時，更是熱血沸騰；心想着，這些無數個立體空間包涵了許多人的智慧結晶的總和。（絕不是單一個人能力、智慧所能涵蓋的）。整個架構恰似一座半封閉性的巨型蜂巢般，若有某些不妥之設計，例如，萬一災害來臨時，（如地震、火災……）將使許多人處於困境之中。設計者——可謂責任重大，而且要學識淵博。無法依恃着自身過人的智慧而閉門造車，畢竟，建築乃是集合無數不同領域的科技成果於一堂，以致有人稱建築業爲「火車頭工業」，因此時時要了解許多新的知識導向。

且看這世界上每日有無數的大小型建築物被設計、興建完成中，然而完成之後的建築體能夠留住熙熙攘攘過客的腳步者，卻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因爲每座建築物，除了設計師主觀的設定和規劃之外，還要有客觀條件的附和，諸如：委託者、立地條件、經費、法規……。如上述這些條件皆能完美無暇地配合，才能有令人滿意的作品出現。例如：有不少建築物，無論是造型或用料均屬上乘之選，卻座落於窄巷、四周盡是簡陋的房子旁側，因而使其被精心擘畫的意義，相對地大大的減少了許多。因爲外型突出，又設計精良的建築物體——等於做一次長期又不必文字說明的自我廣告，尤其具有商業性質的大廈，效果更甚。例如：台北圓山大飯店，只要見過一次，大概很快地從人的記憶中流露出來，由於目標顯着、造型突出，無形之中容易形成商談時的相約場所，或慕名而來者……。

一般而言，願花更高昂的代價，將建物的外觀，裝飾得引人入勝的大廈高度（根據本人長期觀察的結果），大概在十層樓高度以下的建築物爲最多，由於維護時較複雜以及設計、施工時經費較高昂。相對地——外型較無變化的建築物體，大概在高層或超高層的建築物上最容易發見，這些建築經常是上下一致，前後左右相同「八面玲瓏型」。在這裡高樓大廈的外壁很少有人去整修和粉刷它，因爲自然所給予的挑釁相當少，如地震、強風、強烈的溫差變化等，（如台灣夏日的西北雨）因而使結構體和材料本身不容易發生龜裂或質變，所以他們的建築物完成之後，大概不容易再去維護它的外壁。如此一來，在街上所到之處皆可見到陳舊、斑駁的痕跡。這樣或許才

能顯出其老的價值吧！

可是在日本的情況恰好相反，由於地震頻繁，所以一般鋼筋水泥建築物體，大體上——以本年為一個週期，然後重新檢視其外壁和再粉刷一遍，每當「鷹架搭設完成之後，先以小型鋤頭敲打壁面，然後找出內部蓬鬆的位置，再以粉筆之類圈出範圍，第二批人則以小型電鑽，將蓬鬆處鑽以孔洞、視面積大小而洞數不同，再一批人則以一種膠稠狀的複合材料打入壁內，以填滿空隙，如此使空隙之內部形成一緊密之結合體，最後再粉刷外壁。另外，外壁所產生之龜裂，乃是一種相當棘手的問題之一，先將龜裂處以電鑽之類工具，將縫隙加寬和加深，再把殘留之水泥滓噴走，最後填入一種類似「速利康」之複合材料。這種工事，費時又費力，也最需要費心，一有差錯，容易前功盡棄。由於我曾在「鷹架」搭設公司打過工，所以有機會去接觸這些問題。今天他們這般地用心，而且花費不貲，實在有其苦衷，老天賜與他們如此的環境，為了求生存，唯有——去面對，進而克服它。

「地震」這一可怖的名詞。古今中外，它奪去許多人的生命和財產，也破壞了無數精美的建築物體和湮沒了許多其它智慧的成果，雖然它散佈於地球上的許多地方，不分陸地或海洋，然而卻因地理位置不同而程度上有千差萬別，當今世上唯一能習慣於「強烈地震」搖擺的民族，大概是日本的「大和民族」，他們能夠在激烈搖擺中處之淡然而臉無難色，這是我幾年來觀察的結果，當然這一「處變不驚」的精神，乃從娘胎中開始鍛造、以及親身經歷無數次的衝擊而得來的。有一次在「秋葉原」車站前的廣場上，一輛「地震模擬」的車子來巡迴演出，車上兩人，一位操縱着機器，另一位在旁以麥克風招攬「生意」，其用意不外乎——讓想嘗試不同級數地震的人們做一次難得的親身體驗，以了解不可知的地震是何等可怕！進而提醒人們時時注意生活周遭中的各種擺放和做各種未雨綢繆的心理準備。當我走進那一部「模擬地震」的車內時，發現車上裝載着一座迷你小房間，內部的陳設和一般家庭應無兩樣（只是所有東西皆固着之）。當解說員喊開始時，由第一級逐級增加至第七級（記得僅有七級），級數不斷增加時，其搖擺的程度亦隨着和緩而趨於激烈，最後七級，則非蹲下不可甚至要抓住某些物體以免被晃倒，當我驚魂未定，由車上步下時，旁側的解說員趕快塞給我一包餅乾，同時幫我收驚一番，以免我晚上睡覺時惡夢連連，真是設想周到。

假設七級地震發生，而又處60層高樓頂時，其情形將是恰如在盪鞦韆一般被拋過來丟過去。我個人覺得每一位要從事建築設計者，事先有必要接受這種模擬嘗試，如此一來，不但可親自體會強烈地震來臨時，其滋味如何，同時這樣將有助日後設計時，凡事會更加細緻和負責任。有一次參觀一座處於墨田區的「地震展覽館」，其內部存放着幾次著名大地震的史料。例如：關東大地震等……。有照片和被震壞的殘留物體，其中被破壞物，甚至有直徑近一百公分的花崗石柱。（某銀行的門柱）和巨大的自來水管皆難於倖免。可見其威力之大，而由空中所拍攝之鳥瞰圖得知，災後的東京如同一片平原，難得幾座倖存的寺廟建築物體，更可怕的是地震之後，隨之而起的大型火災，俗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況這些火源是來自許多不同的「點」，加上死傷遍野的情況下，如此惡性循環，火苗由點而線，再由線擴張成面，因而形成火海一片，有一位友人的父親（今年八十多歲）告訴我，關東大地震時，他正遊蕩於街上，因而能倖免於難。他形容——地震之後，哀鴻遍野。當時曾有一個人被倒下的房屋壓住身體的下半部，動彈不得而向他求

救。對方說：先生！請您救我一命，幫我拉出來，我給您錢（大約現在日幣五百萬元左右）。然而他回答對方說：我得趕快回家，我家人現在如何？不得而知。所以我得先回去救那些拿不到錢的——家人。有人說：錢是萬能。但是，這情況就變成不折不扣——失靈了。

由於上帝時常給予日本人「額外」的工作做，如頻繁的地震、可怖的海嘯、強烈的火山爆發……。因而使得他們已能在各方面盡其可能地考慮災害來臨時的因應措施，例如；在都市中木造住宅區內，到處可見紅色瓶裝的滅火器，置於顯明的路旁側，這些無數個小傢伙卻是意外發生時——最直接、有效的工具之一。真是有備無患。雖然大自然不斷地給予人類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是在某種程度以下的考驗，只要人類能夠事先去防備和做更詳實的規劃，不難將災害降至最低點，甚至消弭於無形。

本人有一個異想天開不成熟的構想。是否可利用現代科技的產物——電腦，來大量創造新的組合建築體，以供他人參考之用，首先收集現有的各種建築形式（包括圖片和文字）等資料之後，將這些資料輸入電腦內，然後再次將這排列、組合而且不斷革新。譬如；以窗戶為例，可以創造出無數的型式，不同的功能以及許多不同顏色的搭配，當這些富有顏色變化，而新的型式被創造出且顯現於螢光幕時，可否用照相機直接攝取下來？再將這些彙集成冊，然後略加說明，而且其它元素，諸如：門、屋頂、圍籬、樓梯、外壁……。也可一併被設計出，且呈永無止境的變化着，最後再將這些重新裝配起來，形成一座座立體的建築體，而且這種圖學是不分國籍，它是萬國語言，銷售量應該不小。同時也可以將個人的才華昇華至最高點。（雖然這工作需要群體的智慧來耕耘）當然這只是一位外行人的想法。

由於拍攝建築物體和拍攝其它照片（例如；山水、人物或庭園等）略有不同；一般而言，拍攝照片時，應選擇陽光普照，風和日麗的日子較佳，可是對於拍攝建築體，卻產生了令我無法克服之問題。即日照所產生之陰影，尤其是曲折度大或富有形狀變化的建築物體更甚，很難看得清晰，完整的每一細節，另外，有些難得一見的建築物外觀，卻深藏於小道窄巷中，不但，要斜着拍，而且角度很難拿捏，更經常因傾斜角度過大，以致整個建築體變形，無法正確地傳達出其原來架構；更有些迷你建築物，雖然「面子不大」只有「門面」而無「後面」，（因和其它建築物體相毗鄰、連接之關係）對於一位職業建築攝影者而言，可能不會攝下只能取一張照片的建築物，可是，我卻是「大小不拘，多寡不計」只要合乎我個人主觀認定之範圍內者，皆珍惜之，一座接着另一座深怕遺漏掉似地！

原來計畫以三個月的時間來走遍倫敦市區的每一角落（因沒有其它任何可依賴之交通工具，唯有這短小乾癟的雙腿）。其中包括無法拍照之日子，總共拍得逾兩千張的幻燈片，篩選的結果，近半數被剔除。雖然不能說走遍了每一地方，但是，至少已概括了絕大多數的倫敦地區，因此，對於這裡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除此之外，附近的幾座城鎮也在行列之內。然後將這些不同地理位置的建物造形加以比較之後，不難發現，從建物的形式可體會出——它們所被設計出的功能為何？如商業用途、住宅或別墅區……。

因先天地理條件的優越，所以這裡出現了许多令我們難以想像的趣事，例如：緊臨泰晤士河畔，倫敦橋旁的一處工地，面積近千坪左右的地下室，雖挖至約八公尺深，不但內部土質乾硬如地面，同時，只見一條4吋徑的抽水管懶洋洋地躺在旁側，備而不用。另外，如果您有機會到此

---

一趟，不妨觀察這裡的地下鐵出入通路，大概不會見有水滲出的情況出現。

反觀日本的地下鐵到處滲水，有些車站甚至可見潺潺流水，由階梯兩側往下直奔。然而，即使以較先進的防漏技術和材料，仍難能遏止令人生厭的滲水現象，可見地質構造的相異直接給予人類不同程度的挑戰和作為；同時在倫敦地區時常見到一面高高的獨立牆壁；後面卻聳立着一座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原因，大概是原有的樓房陳舊不堪或不符使用，必須要重建時，而又要保存某些原有的精神象徵，就可能出現這景象。先立鋼架於要留下的壁面前，而用長螺絲穿過壁孔洞，然後裡外固着之，等到其它舊有部份拆完，又新樓完成之後，再將鋼架卸下；形成新舊強烈的對比。如此這般用心，不外乎要在新舊之間取得平衡；新的被建造完成；舊有的也能留下某些令人難忘的形骸。總而言之，聊勝於無。或許更因為這裡沒有大型又頑皮的地牛在蠢動吧！

由於英國人事無巨細，喜歡迷戀過去的傳統，即所謂「懷舊」，以致對許多事物立下規定和禁忌；如建築物即是一例；政府對於具有特殊建築學意義和歷史意義的建築物（其數目超過30萬座）；如果未經批准，不可擅自拆除或改變其外表的特色（但是，內部空間可整修或變動）。

在這裡有些新的住宅區可發現有類似中國式建築的屋脊、圍牆、漏窗、圓形大門等設計，這些觀念和樣式，似乎已溶入某些設計者的腦海中！

註：另外加入的平面圖樣，目的只是在取得閱讀時更加容易理解，或許是畫蛇添足；然而只是其概略輪廓，供參考而已。

# 一位外行人的感想

有人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這句話一直存留在吾人心扉中，但是，當我來到此地（倫敦）之後，我這顆持續躍動的心，隨着建築物外表的架構、質感、大小和它的精巧度，自然而然地有各種不同速率的起伏躍動，如同聆聽一場優美的交響演奏會般。我可以感覺出這些建築物的存在空間，無時無刻地振盪出悠揚的樂音；歌頌它們如此幸運地被保存着，聆唱着人類手腦之靈巧，同時撫媚地展着它們傲人的軀體，如果您有機會來此做適當的停留，只要仔細去體會它，或許您會同我一般，陶醉在這充滿着典雅，摻雜些浪漫卻無聲的音符中，且可以感覺出這些音樂並非凝固——而只是要用「心」去聆聽。

恰巧本人從事造園的工作，時常注意到建築物和環境的搭配。因而覺得環境的規劃和建築物的外表、型式和功能，具有某種程度牽引作用，如同綠葉襯紅花般地依偎着；反之，即使是一座雄偉、亮麗的建築物體，缺少了綠色植物的點綴，則感覺生硬，缺乏生命的躍動感，同時也將是一個遺憾。

建築物——保存着人類某一時期大部份真實的歷史軌跡（畢竟，每個國家書本上的歷史演變，可隨着改朝換代而做主觀的增添或刪減）。然而建築物卻原原本本地保存着當時的某些文化傳承，生活習性和政經的興衰路程於相當漫長的歲月而不墜，它是歷史的一面「迷你」鏡子。

老天似乎特別眷顧這地區的人們，不但祛除了他們對颱風的恐懼（雖然有強風來襲，3年前和今年元月各一次，風力不強，在此卻造成某種程度損失，疏於防範所致），同時也倖免於強烈地震的恐懼中，也因此這裡石造建築物，可以更長久地被保存下來，加以這裡靠近北極地帶，一年四季處於低溫狀態，在如此的天候中，許多建築物和木材質物品的折損率，也因而大大地降低了許多。

人類爲了趨避大自然的風吹雨打，也爲了遠離洪水猛獸的侵襲，而不斷地將棲身處加以改良成更完美、更堅固的堡壘。當這些基本要素和條件一一達成之後，就有閒暇做更進一步的建築裝飾，於是在國富民安，生活樂利的狀態下，一幢幢生活起居的空間，也漸漸地成爲一座座藝術的殿堂，這裡，如今矗立於各大街小巷中古老的石造建築物，得力它是由堅固不易腐朽的磐石所串連起來的；它不易被破壞，就如同它不易被建造般；如果地基面有鬆散不穩，將可能使幾萬噸甚至幾十萬噸的石造建築物傾頹或崩裂。而且尺寸所要求之精準度也非其它傳統建築材料可比擬的。當我們佇立於這些古老又體形龐大，氣勢渾厚的石造建築物前時思想着在那遙遠的年代裡，人們如何將這些笨重又數量龐大的石塊，精準地一組接一組地鑲連起來，同時做各種巧奪天工的藝術展示。這些現存的古老建築物，由這裡的人們加以妥善地保存和照料，時至今日，我們有幸得以一窺究竟！

建築物的結構體安全與否？功能上規劃妥當與否？直接影響了居住者的情緒於每日。今日台灣都市的建築物體設計型式，在無形中提供予滋事者一處溫床——我如此大膽地推論着。因今日國內大部份傳統建築物幾乎都有「亭仔腳」之存在。所謂「亭仔腳」即是面臨街道面建築物的一樓處，空騰出某些面積做爲公共走道之一部份，家家戶戶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既可蔽日又可躲

避突來暴雨的侵襲，然而卻衍生了另一個被忽略的問題，它的存在——相對地提供了犯罪者藏身的最佳場所。每當夜深人靜時，漆黑的街道上任何一根碩大的柱子，皆可成爲犯罪者臨時隱身的據點，可隨時隨地藏身於其任何一面，而對行人做各種防不勝防的襲擊，這種恐懼的心裡，不但女性同胞所獨有，只要曾經單獨行走於漆黑的「亭仔腳」者，皆有過如此恐懼的心理存在着，畢竟犯罪事件的發生，絕大多數進行於視線不佳的夜晚。

然而這種格局建築物，本人相信乃由日據時代遺留下的作品，（由總統府附近林立於各主要街道上的古老建築物型式來推測）但是在日據期間所看到的建築物型式，却有別於現存於台灣的古老建築形體。實在令人納悶。由最具有現代面孔的「東京」或是古老的古都「京都」，這些新舊之間的連繫，却沒有這種「亭仔腳」的痕跡存在着；它可能是台灣所獨有的特色，（即使大陸也不會出現如此建築體）；也可能在很久以前，他們已經洞悉這類建築體的優缺點而加以抉擇……。這是本人粗糙的猜測。

試想着，如果每幢建築物臨街道側皆能形成一封閉面，夜晚來臨時，水銀燈照遍街面，非法者自然而然地難以藏身或做長時間的停留，而且行人在某種距離內可瞭解前方的狀況；警察的視野可一眼瞭望更遠的街道兩側，如此更有助於警力的嚇阻作用，犯罪率應該會降低一些。

人類今日或明日的建築形式，大概可從現存於歐洲地區古老建築架構中，找出類似的模型。而且，未來可能在這現有的範疇內做各種型式的排列和組合。完成於近代的世界各地有名建築物外觀，幾乎在此可找到類似的原型。而且，人類也不可能再次全面性地、大規模地用笨重的石材做如此的堆砌和雕琢，只可能小面積或小規模地做類似的建造。（因爲曠時又費日，而且地震是這類建築體的致命傷）。

聳立於圓山天文台側，高速公路旁，氣勢雄偉，身披大紅外衣的圓山大飯店，這一座五星級國際大飯店，在近年來此起彼落復興中華固有文化的呼聲中，悄悄地粉墨登場。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爲圭臬，而將這口號付諸實行。有人解釋：「體——即表示架構，形式，用——即表示技術，材料」。其含意不外乎用他人發展出之科技，注入我國固有傳統文化中，使這些古老傳統在這日新月異，多變的橫流中，以另一種經過蛻變的體質，在未來新的年代中，承前啓後，勇往邁進。然而，「科技」並不屬於某一國家，或某一團體所有，它不分國籍，沒有國界，只要去耕耘、灌溉；任何國家（至個人）都能擁有某種程度的「它」。科技——即代表着智慧、財富、尊榮、權力……。無論任何一個家擁有最多最新銳的「它」，幾乎即能擁有支配的權力，這一事實近百年來可說是屢試不爽。

話說，如果以圓山大飯店的模式來發揚中國固有傳統建築文化，相信是事倍功半，很難全面普及推行，原因不外乎繁瑣和維護不易，若能將其過程簡化，再則卸下濃妝，換上淡抹，或許將使更多人勇於去親近它。也由於這一固有建築的模式被確立——「圓山大飯店」，醒目地揭示於人們眼前；相對地——這一結果，將使其它想嘗試的人們，望而卻步，心想着擁抱固有傳統的代價竟如此高昂！

今日，雖然時代的步伐日新月異，社會環境型態的變遷和生活空間機能的要求也就相異，但是中國式建築物體，仍有其優越和實用的一面，只要運用得當。相信可巧妙地將它們融入現代建築群中，而不會覺得唐突。但是，這表現的良窳與否？就需要每一位中國建築師的智慧去抉擇！

# 因爲……

當出版社蕭先生要我爲這套幻燈片資料做一補充說明之際，着實讓我胃裡酸澀地翻騰一陣。壓根兒，這不是我所能亦非我所專，然而，最後依蕭先生所建議——因這些資料是經由我的雙手捕捉而得以呈現出來的，所以最好以本人直覺概念做一些描述，縱然是牽強的。但是，至少身歷其境者畢竟是我石頭啊！幸虧圖學是萬國語言，藝術不分國籍。最後硬着頭皮接下這工作，以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心懷，做一切我所能做，而且我自身認爲最恰當的描述。當然以上這些個人的假想對於各位學有專精的先進們而言，如同班門弄斧般幼稚，野人獻曝般無知。所以在此我必須優先說明一番，以減輕心中的不適感。

當我搖著顫抖的筆桿書寫這些文字時，如同拿着一枝準星失調，而且膛線變形走樣的槍枝，對着獵物猛扣扳機，可是獵物卻不動如山，而且獵物還對着我扮鬼臉，甚至大跳肚皮舞。但願各位不妨在搖頭嘆息之後，以另一種心態，另一個角度做出發，將我想像爲您衆多委託者之中無知、膚淺的一位……。以這般心境靜聽我的看法。如此可化消極的無奈，成爲積極的參與，進而從這些無謂的呻吟中，引導出一些或許可供您設計時參考的引子。

當我每次回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青翠的大地，這片大地雖然歷經無數滄變，但仍然可感覺躍動的生命正欣欣向榮；緊接着目力所及的是，一幢幢一堆堆生硬、剛直、毫無親切感可言的人造建築物體；互不相讓，彼此推擠般地爭取在已被設定好的空間內。「你那高大、笨拙的軀體，擷取了我應有的日照和沁人心弦的和風。」這方如此抱怨着。然而卻引來了另一方不屑的微言：「你那老態龍鍾，斑駁不堪的臉孔，且躲在陰暗的角落處，製造髒和亂……」這類情景，在轉型期社會環境中（所謂：正當開發中國家。）尤爲顯目；幸虧隨着人類智慧不斷地發光、明亮；科技日益昌明，資訊的快速流通和取得，已成瞬息之間的短暫，在時代巨大洪流的漩渦之中，牽引出無數的「新奇」，然而有些別有用心者，能正確地對着「新奇」提供一切所需，所以能緊緊地拴住這頭所謂「流行」野牛的鼻樑。緊接着，這些牽引者自己若有任何新的作爲或想法，在刻意地、完美地包裝下透過無孔不入的資訊傳播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同時強迫性地撞擊予世界各地的無數盲目者。如此循環演繹著，所以在這文化、風俗、習性……相異的世界中，仍然可維持着某種程度的小同，這全拜流行之賜。然而換個角度來審視，則可歸納出一個簡陋的結論——因爲人們絕大多數是好逸惡勞，喜歡撿現成的，只願在已有的模樣上、略盡少許巧思，如此既可贏得業主讚賞，而且也不易被快速旋動所謂「流行」這機器，因離心力而被拋離核心，真是一舉兩得。

國內，尤其在大台北地區，隨着新建築體不斷地出現，繼而之起的是一座座披上活潑、輕快、富有藝術氣息外衣的大樓也應運而生，也就是說我們的應變能力相當強。古時候，建築物的型式代表着某一國家人民的生活習慣、風俗繁易、氣候變化、文化藝術等結合體的總括。可是星移物換，今非昔比，今日人類的建築體型式，卻可以刻劃出每一時代裡人類因共識而取得的默契，因而散置於世界各地，外表型式大同小異的建築體，我們大概可以大膽地猜測說：它們是「同年啦！」台灣俗語。





# 關於英國的「造園、環境景觀」 一些所見

建築和庭園、環境景觀，因所處的緯度不同，文化背景相異和人民的習性，嗜好等不一，其發展出的結果也就不盡相同。然而，由於人類之間存在着某些相同的意識型態，所以縱然是方法不同、手段相異，可是目的和結果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差距。例如：如何建造一座外觀雄偉、造型突出、冬暖夏涼、採光良好、空間流暢……。使居住者和生硬的結構物能很協調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切無可諱言地——是每一位設計師和委託者的共同期望，即使在造園、環境景觀的領域裡，也可窺出有異曲同工之妙，每人都盼望着——自己所擁有的生活空間，到處充滿着鳥語花香、五彩繽紛的繁花景象；如在炎炎夏日裡有遮陽的大喬木庇護着，而且能徜徉於其樹蔭底下編織甜美的夢想等，這些聯想並非僅儲存於某些人的腦海裡，而是人類共有的潛在願望。

倫敦這座在遙遠的年代前，已被高度開發的城市裡，卻是不容易見到建築物能容許綠地依偎在它的旁側，雖然綠地並非絕無，然而卻也是僅有的少數而已，即使現時完成的建築物，也不容易見到屬於公共空間的綠地產生；幸虧在另一方面，經過英政府收購、規劃、闢建完成屬於公共空間的小型綠地和公園，數量衆多，而且很均勻地散置於市區內。如此一來，整座城市的人們，對於大自然所提供的種種恩賜，已經接近雨露均沾的程度，這樣無形之中，解決了因建築密度高而形成「混凝土森林」的種種問題於一部份。另外，因得天獨厚，先天地理條件的調和而消弭了不少不快的感覺，這裡處於北半球高緯度地帶，所以年平均溫度約為16度。相對地，最低的月份是元月，平均約為3.6度，一般說來，全國的平均氣溫大約環繞在這一指數左右，不會有太大的差距出現。雖然這裡的天氣一天多變，天空如戰場，但是，這一過程如例行公事，而其年平均氣象，據說是全世界最穩定的地區。天氣的溫度，對於生態環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感覺，有着直接的影響，因此在這種溫和氣候，相對濕度又低的情況下，生長於這裡的人們在生活體驗上也就更加舒暢和充滿安定的性情。

十八世紀有一位大文豪曾說過：「當一個人對於倫敦感到厭倦時，那麼他的人生也將覺得厭倦」，雖然時空移轉，然而這種感覺，並不會予人太大的轉變。

前些日子問了房東：為何倫敦的郊區看不到可耕種和畜牧的農場？他對我說：如果以倫敦市中心為起點，大約要乘坐30分鐘左右的電車，才能有所發現；剛好我為了攝取各種資料，經常四處走動於城市、鄉村之間，僅是電車的路程也超過30分鐘。經過不斷地觀察終於發現，大體上可分成二種情況：一、綠地——僅覆蓋着草皮，偶爾植入幾棵大喬木，既是運動廣場，也是休憩地。二、牧場——在這裡由於地勢平坦而野草雜生的空曠地，面積相當遼闊，再於其中飼養馬、羊、鹿。更有些放牧於郊區公園內部的草地上，毫無圈圍地放牧着，（因為這裡的公園和國內性質不太一樣）。